

■ 朱自清

背影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

●朱自清

·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·

背影

据开明书店1925年十三版排印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(三十本)

鲁迅 冰心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文字 603 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36.125 印张 2895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5500 套

ISBN 7-5059-2035-9/I·1416 定价:168.00 元

(折零优惠¥3.90 元)

序

近年，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擅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象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有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谈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情感、人格的，从而也

就最容易相互勾通。可惜，五四以来形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糨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免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与青铜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〔二〕其实，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恪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而目的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。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

〔一〕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不能够相互替代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行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「文物」的趋势，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「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纷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选择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不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偶栏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因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库的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志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〔一〕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孔老夫子说：「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」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「美女入室」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 彬

92.12.20

出版说明

朱自清 (1898—1948)，祖籍浙江绍兴，长于扬州。原名自华，号秋实，后改为自清，字佩弦，笔名有柏香、白水、知白等。

朱自清是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散文作家，代表作有《踪迹》（诗歌散文合集，收新诗三十一首，散文四篇）、《背影》、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你我》、《伦敦杂记》。

朱自清早期散文大致分为三类：写社会生活的，写个人家庭的，写风光景物的。后两类他写得最为精彩，其中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流传最广，被称为「白话美文的模范」。朱自清的文风属于清雕型的，缜密细腻，有一种委婉的语调与特殊的风彩，犹如月下品箫，幽隽温雅而满蕴诗意，故而有人将他散文概括为「月下人生」。在语言上他采用提纯的口语，颇见功力，因此杨振声评述他的艺术风格是「腴厚从平淡出来」。

序

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，写了一篇五十年来的中国之文学，篇来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，第三项说：

白话散文很进步了。长篇议论文的进步，那是显而易见的，可以不论。这几年来，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，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「小品散文」。这一类的小品，用平淡的谈话，包藏着深刻的意味，有时很像笨拙，其实却是滑稽。这一类作品的成功，就可彻底打破那「美文不能用白话」的迷信了。

胡先生共举了四项。第一项白话诗，他说「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」；第二项短篇小说，他说「也渐渐的成立了」；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，他说「成绩最坏」。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，但从语气上看，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。现在是六年以后了，情形已是不同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，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，但是太需缓了，文坛上对于它，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。胡先生那时预言，「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，定有大放光明

的一个时期，」现在看看，似乎丝毫没有把握。短篇小说的情形，比前为好，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。戏剧的演作两面，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，这令人高兴。最发达的，要算是小品散文。三四年来的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，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，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。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。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（一九二五）起，增辟「新语林」一栏，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。夏丐尊、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，于记事文，叙事文，说明文，议论文而外，有小品文的专章。去年小说月报的「创作号」（七号），也特辟小品一栏。小品散文，于是乎极一时之盛。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「复胡适的信」（真美善一卷十二号）里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：「第一是小品文字，含讽刺的，析心理的，写自然的，往往着墨不多，而余味曲包。第二是短篇小说。……第三是诗。……」这个观察大致不错。

但有举出「懒惰」与「欲速」，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，那却是不够的。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：所谓「懒惰」与「欲速」，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，它的历史的原因，其实更来得重要些。我们知道，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，散文的发达，正是顺势。而小品散文的体制，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，只精神面目，颇不相同罢了。试以姚鼎的十三类为准，如序跋，书牘，赠序，传状，碑志，杂记，哀祭七类中，都有许多小品文字，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，甚至还将诏令，箴铭列入，那就未免太广泛了。我说历史的原因，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，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。胡先生说，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，「可以打破『美文不能用白话』的迷信」。他说的那种「迷信」的正面，自然是「美文只能用文言了」，这也就是说，美文古已有之，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

去做罢了。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：

……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，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，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，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，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，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，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。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，可以说是二元的，而他们则是一元的，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，……以前的人以为文是「载道」的东西，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，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，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，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，或是闻了道。……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现代的文学——现在只就散文说——与明代的有些相像，正是不足怪的，虽然并没有去模仿，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，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，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。

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，颇为扼要，且极明通。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，在旧来的散文学里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。但我们得知道，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，还是外国的影响，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。我们看，周先生自己的书，如泽泻集等，里面的文章，无论从思想说，从表现说，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？——至多「情趣」有一些相似罢了。我宁可以说，他所受的「外国的影响」比中国的多。而其余的作家，外国的

影响有时还要多些，像鲁迅先生，徐志摩先生。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，细节，原要由各人自定，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，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。但你要问，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，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，倒是诗，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？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。这反动原是好的，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，你看，它们支持了几年，终于懈弛下来，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。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，要明白此层，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。

分别文学的体制，而论其价值的高下，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，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，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，浅学的我，不敢赞一辞。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，但从一般见地说，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，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。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，小说，戏剧相比，便可见出这种分别。我们可以说，前者是自由些，后者是谨严些；诗的字句，音节，小说的描写，结构，戏剧的剪裁与对话，都有种种规律（广义的，不限于古典派的），必须精心结撰，方能有成。散文就不同了，选材与表现，比较可随便些，所谓「闲话」，在一种意义里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。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，与诗，小说，戏剧，有高下之别。但对于「懒惰」与「欲速」的人，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。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。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，还应当从纯文学下手，单有散文是不够的，所以说，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。——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，不

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，至少和散文学一样！但就散文论散文，这三四年的发展，确是绚烂极了，有种种的样式，种种的流派，表现着，批评着，解释着人生的各面，迁流曼衍，日新月异；有中国名士风，有外国绅士风，有隐士，有叛徒，在思想上是如此。或描写，或讽刺，或委曲，或缜密，或劲健，或绮丽，或洗炼，或流动，或含蓄，在表现上是如此。

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，是个平凡不过的人。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，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。我写过诗，写过小说，写过散文。二十五岁以前，喜欢写诗，近几年诗情枯竭，搁笔已久。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，说我不能做抒情诗，只能做史诗，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。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，便越发懒怠起来。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。现在翻出来看，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，材料的拥挤，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，别的用字造句。那样扭扭捏捏的，像半身不遂的病人，读着真怪不好受的。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，不用说长篇，就是短篇，那种经济的，严密的结构，我一辈子也学不来！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，使它们各得其所。至于戏剧，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。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。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，而又不免有话要说，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，凭你说「懒惰」也吧，「欲速」也罢，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。这本小书里，便是四年来的所写的散文。其中有两篇，也许有些像小说，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，那是彼此有益的。至于分作两辑，是因为两辑的文字，风格有些不同，怎样不同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。关于这两类文章，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。那看过旅行杂记，来信说，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

文章，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，而模仿是要不得的。这其实有些冤枉，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。他后来看了飘零，又来信说，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，他是喜欢的。但火就不如此。他看完踪迹，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，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。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，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，便怎样写了。我意在表现自己，尽了自己的力便行，仁智之见，是在读者。

朱自清

一九二八年，七月卅一日，

北平清华园。

目 录

序

甲 辑

女人	三
白种人——上帝的骄子	九
背影	一三
阿河	一六
哀韦杰三君	二五
飘零	二九
白采	三三
荷塘月色	三七
一封信	四〇
梅花后记	四四
怀魏握青君	四七
儿女	五〇

乙 輯

旅行杂记 六一

一 殷勤的招待 六一

二 「躬逢其盛」 六二

三 第三人称 六六

说梦 六九

海行杂记 七二

插图

采采（白采） 三五

丫头——四岁时（阿莱） 五五

甲

輯